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彭城集卷三十四

宋 劉攽 撰

序

後漢書精要序 案攽本傳云邃于史學作東漢刊誤精要一書則奉詔所修可以補本傳所未及也

臣聞學古建事王人貴乎多聞論世誦書前哲謂之尚友然惟述作異體簡編具文華實參并源派殊別是以

繙十二經之說有太緩之嫌授三百篇之詩或一言可蔽宜其督蕞樞要寨擷菁英張衆目于在綱察專車于觀節指掌可見括囊無遺而後博覽鮮寡要之虞好古有知言之選矣昔我仁祖皇帝聖由天縱道隆日躋惟睿以職教化之源惟深以通億兆之志參天兩地既成獨化之功聚精會神而以衆善為道聽覽餘暇無事棄日翱翔詩書之林孜合天人之際歷代善敗之效日陳于前百子是非之論壹概諸聖乃詔臣等以常所進讀

漢書剟其精義與夫善詠別為短書槩見大略若夫政化之要禮刑之殊材良節義之風智勇名實之致間見層出悉使粲明介善毛惡咸可記省臣等與右尹之智不足知祈招之詩非班伯之才曷能出金華之業綿歷歲序僅終舉削流示方來永觀大訓有以見元聖之稽古上德之知言隆禮羣儒折衷妙論豈特當瞍矇之賦充衡石之程而已哉伏惟皇帝陛下體道合于自然好善常若不及自百王之垂憲與多士之周爰未始有遺

常以虛受㓗復念繩武之至重思詒謀之有開固將續
盛節于丕承加睿心于善述則新書之傳其邁越于前
世矣臣等猥以末學親遺盛際藏書柱下竊自比于史
儋注籍南宮曾莫階于楊賜仰誦休烈紬詞序端聲其
荒蕪愧于崖略云爾

公是先生集序

公是先生總集七十五卷敘文字為五種古詩集二十
卷律詩集十五卷諸五言七言歌行篇曲皆歸之詩內

集二十卷諸議論辯說傳記書序古賦四言文詞箴贊碑刻誌行狀皆歸之內集外集十五卷諸制誥章表奏疏駁議齋文覆謚皆歸之外集小集五卷諸律賦書啓皆歸之小集大凡若干篇古今之文人多矣其能道胸中之蘊積暢物理之有無合衆美以爲已用超倫類而獨得使其語言如其心其馳騁極所欲瓌偉奇拆放肆自若非夫豪傑之士不能至是故自申韓管商慎墨屈原之倫其道未必皆是而其書傳焉雖然猶之貴文也

若夫原性命之統貫誠明之本攷百子之雜博判其真僞雖至于六經可折衷也極帝王之治奉事有功雖在于今日可按行也是好古博物之士所以貴乎學聖人而得道真者嗚呼先生之文優出於前人者在是矣傳曰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惟深故能通天下之志以極萬物之理則文有不明者乎盛如四時煦育賦予雕刻衆形萌芽夭條無有不備是之謂神故古今之士智有所不周文有所不明由其情之蹇淺也知其一不知

其二善于此不善于彼由其氣窳而化狹也嗚呼先生可謂備矣傳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先生之言孰有知之者哉言可知也先生爲常存矣是故有志聖人者訊其通貫穿諸子者觀其辯濟用當世者尚其辭莫不有爲師之道焉合而觀之若韶頀武象之天覆地載也離而聽之若琴瑟磬管之迭奏静深要妙歸于平心氣感神明而已矣先生論春秋易象七經說弟子記不載集中具別録云

贈醫潘況秀才序

始潘君以術游京師疾病之至門者日數人于是有知潘君者曰潘君相有病于未病治已病于無病潘君視隱如顯視遠如邇色喻于目脈喻于指聲喻于耳三者參用藥至病去用力少而見功多所謂國能也他日任則疾病之至者益多日數十百人則又有知潘君者曰潘君守學固而處心平不以人之向已而喜不以人之去已而沮況然唯吾所以自任而已所謂有道者也他

日又任則疾病至者無算舉京師之人將遷焉則又有知潘君者曰潘君不為利疢不為勢回治人以疾病輕重為差其視富貴如貧賤視布衣如王公得千金之謝猶簞食之饋所謂士君子也嗚呼天下之事莫難于持久持久則善惡自效賢不肖襲情若潘君者自始及終三譽益隆人之從之者百倍於初期以國能而卒至於有道士君子者豈非真賢也哉今夫世之為醫者誦數守法嚌甘調辛未有少得也則囂囂然以謂已足于是

以人之生死徼倖乘人之急以濟其不仁之心設危辭詭說以恐喝富貴之人捩其手而邀之財得金玉錢帛滿意盈欲迺始從事益投毒藥與病相違煩憒昏眩使其不自聊賴然後徐徐解治幸而不死者有矣則固以為己功而妄叨其名厚求拜謝以復其勞若其不活則其所得金帛固多恬然持去不自愧恥其視貧賤無勢者則傲然不顧世皆曰醫賤與傭徒鬻賣者鈞豈醫之實若是哉昔岐伯和緩之能乃通于治國修身之際嗚

吁君子孰能矯正之者若潘君者其復何尤嗚呼世之事多此類者獨醫乎哉僕感潘君守道出于流俗故作叙醫以示知者

送胡因甫宰湘鄉序

昔胡君求字于某某曰字子以因甫吾聞凡名有待事者叔孫豹是也有因生者趙岐是也字之者必稱其義令子生于湘而名湘是因生矣字子曰因甫庶幾如趙岐乎胡君以為然今胡君乃復以王命宰湘鄉非擇而處

之適合耳意者其山川之神潛有以相夫子者故其始名之而今往治焉傳曰人神之主也夫子得邦家者民將被其澤信夫其必有神相之也昔陳蕃治魯百姓愛之不忍言其名而魯邑有與蕃同者更之曰皮至今猶稱焉胡君勉之哉以子之學施之于事吾未始知夫湘鄉之不為魯蕃也且山川之神既相子焉富貴不可辭務自愛而已

送焦千之序

某嘗論鄉舉里選之法雖不行于今自三代之盛諸侯

列國與郡縣不同及事久遠不傳且置不言夫東西漢之時賢士長者未嘗不仕郡縣也自曹掾書史馭吏亭長門幹街卒游徼嗇夫盡儒生士為之才試詩于事情見于物則賢不肖較然故遭事不惑則知其智犯難不避則知其節臨財不私則知其廉應對不疑則知其辯如此故察舉易而賢公卿大夫自此出矣今時士與吏徒異物吏徒治文書給廝役戇愚無智集詬無節桀聞窺隙詭法求貨笞傌僇辱安以為己物故無可以興善

者而儒生學士之居于鄉里不過閉門養高其外則游學四方以崇名譽然後可以出羣過人矣而欲法前世一使郡縣識其行實而察舉之固難矣前年天子祫祭宗廟施慶天下閔太平之時賢士有遺逸而不仕者因詔州郡推擇上名于朝閒一歲處士之應詔而至者十三人果多游學成名者天子皆以禮接之館于太學而使有司策問以經術之要當世之宜而爵命之皆得顯名美仕焉凡十三人吾所素識者焦君伯强焦君伯强

介直好學數應進士舉至禮部輒罷去時人皆歎惜之謂之遺逸不亦宜乎夫州郡推擇之公也有司考試之明也方將為國得賢必且精心慎慮拔士于千萬豈其崇虛徇名苟得舉逸民之稱而已則夫十二人者吾雖未盡識之殆皆焦君之倫無疑于是焉使之從政治民譬猶發廒倉以賙貧乏決江河以灌下濕沛然其有餘矣然吾聞焦君之名在第三而他郡有辭禮命而不至者夫焦君之才既盡美矣況復有過其一二者乎彼辭

禮命不至者又其故何哉彼以迎之致敬之禮未盡其數歟抑彼皆伊尹太公之儔至三聘而後幡然改立為太師然後載而與之歸乎天下之大未可誣也吾甚慕之故于焦君之行樂道之焉

行狀

為楊殿丞作五世祖系事狀

楊氏本望虢略遠祖某嘗仕為湖州從事去官始家于宣州某縣是時五代喪亂壞地分裂稱號而王者六七

姓南北斷絶存亡不相往來仕宦者局促方域不見廣大無所設施區畫故有志之士不願得官去而在田畝者多遠祖旣來宣城則市田宅築室種樹春耕秋收教養子弟師帥鄉里以俟天下之平及終遂葬某縣某鄉某里子孫因爲宣城人至璵五代傳矣高祖某曾祖某祖某父某墳墓皆在某縣自曾祖以上率皆隱德不耀猶遠祖志也從祖考以來天下甫大一統文敎興行故兩世俱以儒術從進士貢然亦未有成也施不于人于

其家有其志而無其功豈所謂必將鍾慶于其後者哉
而璵孱弱奉承先訓不敢有墜天聖八年始以進士中
第得官積十八歲遷至殿中丞有位于朝今年上郊士
大夫得推恩以及其先璵因是得贈其父某官爲鄉里
宗族子孫榮而遠祖之墓在焉者未有碑碣士大夫之
遊而過焉者不知加禮于其所祖考之志不傳于後生
子孫之慶不知所從來璵尚恨之昔子雲之先始居巴
蜀亦五世而生雄雄仕漢有名能自記其祖系傳後璵

材短無文不能有所稱道願得當世賢者記之以畢賤志故敢以累執事伏惟少加採擇而垂纂錄焉謹狀

賈公行狀

公諱黯字直孺少聰悟好學九歲時作詩有高遠語人皆驚偉之十五能從進士舉慶歷六年中第為天下第一時年二十五釋褐授將作監丞通判襄州官滿還朝召試學士院拜著作郎直集賢院祀明堂覃恩遷右正言公性方嚴直諒自任好惡是非明白較然無所阿倚

用是為諫官其天資適宜慷慨引大體重于朝廷仁宗
皇帝識公手書閱公章疏常嘉賞之公前後所上數十
事撥其切至者著一二以見公志尚書郎杜樞受臺檄
覆開封府獄事獄情不完樞將駁正之事連權貴人權
貴人不便也罷樞勿預已而撫樞他過斥逐樞初御史
中丞舉正有所諫爭於上弗能得因百官内朝留班將
帥以見上樞時在廷中獨出前行問中丞所留班狀既
數月矣因樞後事乃發舉以為愆尤人皆知樞以獄事

見譏也公上疏極言救樞其後諫官御史進對論事諠譁上前宰相因禁制臺諫有請上殿者皆因閤門以白中書一候進止公上疏以為言路將自此大壅古者諫爭有折殿檻牽衣裾者今雖諠譁何傷于直固請如舊樞密副使狄青由卒伍起致位二府公以為自祖宗以武烈服天下是材武勇力之士其建勳勞者多矣猶未嘗有得在帷幄謨議者今天下方以文治而青身無陷陣破敵之功驟列樞近使外國聞之有輕中國之心又

宿衛諸軍皆小人邀愚無知見青尊寵喜其黨類可以倚藉揺動人心不可之大者且朝廷之臣以禮義進者將恥與青偶非所以得賢者之心凡公論議類皆若此歷遷三司判官賜緋同修起居注假某官使契丹遷右司諫至和元年八月以本官知制誥賜金紫權判流內銓天下承平日久百官職業皆有常憲共樂于因循而銓衡徒文書備具而已公始欲以風義整救其弊益州推官桑澤任蜀三年不知其父死後代還舉者甚多應

格當遷故投牒自陳人皆知其嘗喪父莫肯爲作文書澤知不可乃去發喪制服以不得家問爲解澤既除喪求磨勘公以爲澤三年不與其父通問亦有人子之愛于其親乎使澤雖非匿喪猶爲不孝也言之于朝澤坐廢歸田里不齒終身晉州推官李亢故嘗入錢得官已而有私罪默自引去匿所得官以白衣應舉及第積十歲當磨勘乃自首言其初事公以律所謂罔冒也奏罷之奪其勞考又龐丞相壻雍邱主簿陳琪凡三調官未

嘗由銓凳始因其父得官復再任皆因其妻父乞恩琪比他人未嘗遠宦而舉者二十四人公以謂此徼倖之尤者而士大夫承望權勢背公助私其風不可長又舉奏琪琪後引對才得循資云公前在修起居注天子退朝御邇英召見侍臣講說經書讀史傳而史官不預公以謂天子于此咨訪政體論議治道德音聖問而史不記錄嘗以為闕及將修起居注因上奏言之自後修起居注官遂得預邇英行之至今公以少府老疾求守便

郡出知陳州未行換許州後一年遷兵部員外郎徙襄州嘉祐元年十月祫祭畢加朝散大夫封長樂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少府還居鄧州公聞其疾篤將棄官去念以符印屬他官且將坐所不當受者因自移疾以府事付佐官既而脫身去即日上書自劾臺諫官聞之爭舉奏詆毀公然朝廷高公所為且以厭言事者意徙公郢州公竟以憂去官居憂以善喪聞既除服還為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詔書稱之曰聞父之疾委政歸養孝也

上章自劾不肯苟免忠也公猶以前嘗謫官不敢入朝詔復趣召差勾當三班院明年召為翰林學士判昭文館五年謫吏部郎中翰林侍讀學士知鄧州未行近臣臺諫多推言其忠孝宜在内省復留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初有司議京朝官每三歲即自言求磨勘轉官使人人驟進非所以崇退讓養廉恥也于是詔有司為當遷者舉行其文書而人不自言矣而朝士之喜名者尚或辭讓求不磨勘有司移牒督之至于十數公以謂向

者使人自言而士之恬于榮利恥不求進則其嘉尚旌擢之可也今有司舉行無復自陳之嫌矣且攷課之法豈徒進陟之而已哉亦擇其鮮功者而黜之則士大夫尚何以辭不磨勘也其容有矯妄之人虛竊不就之高徼取恬退之譽陰冀進擢無益風化不可不為之防請使言未願及乞不磨勘者皆自列其意故有司因不復督索之必待其復自陳及更為按行中書異為籍以記之其有殊功異效皆可勿遷上從公議于是士大夫之

為下情者皆息七年三月遷左司郎中知開封府九月上祀明堂加輕車都尉進封開國伯公以方嚴著稱所至人皆憚之及領京畿官吏謁見言事皆得傾竭盡意語有中理未嘗不委曲聽受皆過所望吏舊額七百員而諸嘗以罪去已而復叙者皆員外置之積數百人公以謂此皆僥倖且不足懲有罪乃奏為條約其以罪去復叙者須正員闕乃稍補之又府吏之給事他官者更七次則遷一資吏緣為奸他官之請從事者無窮或以

一事未竟遣歸既又請之則畧記為兩役矣公始命科條目某事以上若干種吏之從事在此數中者為以次數餘皆不聽及一事而再往者悉禁止之自後皆遵用賈尹故事府吏人人失望更相搆會語言取其斷獄行事者稍緣飾之以為不直冀以動揺公諸御史聞之果以為言攻之甚力天子終保持之執政見上問曰賈某所為誠公耶私耶對曰私則無之上曰何足以為咎視職事有與開封府等者易之以公同提舉在京諸司庫

務今天子即位授中書舍人進封開國侯受詔修撰仁宗實錄領羣牧使治平二年拜給事中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始親政事樂聞讜言公以直清見任每進見從容論天下事甚衆上嘗諭公朝廷少得可任用者公對曰自前古治世皆選當世之賢以任當世之事不借賢于異代今天下豈嘗乏人耶國家養育未至耳乃陳五事以言任人之法一曰知人之明二曰養育以漸三曰材不求備四曰以類薦舉五曰擇取自代天子納之

是時詔為德寧公主訪婚公見上言曰國朝公主出降皆以祖為父以父為兄遂廢公主事舅姑之禮臣常惜之臣願陛下詔諸公主下降其有舅姑者皆令備禮于以厚人倫正風俗無大于此矣禮官議濮王稱伯上疑未決奏議傳經意勸上從禮官言未報八月京師大雨水出壞民廬舍公時已卧疾皆再奏勸上側身修已以為前代水災皆陰勝陽大臣專政震主之應不可不察又簡宗廟逆天時則水不潤下濮王謚號宜以時定無

使兩統貳父之說駭動羣聽以重取譎于宗廟其言甚懇至月餘公疾益甚求出補外郡除翰林侍讀學士知陳州未行以十月十二日薨于京師年四十四士大夫聞之皆相弔詔書贈公禮部侍郎錄三弟皆為某官公母陳氏繼母史氏公幼時陳歸其宗少府戒公能取名第作官則往視母及公登第日果得所願焉公迎陳母歸致其歡養陳封仁壽郡太君史封唐安郡太君公四娶馬氏任氏張氏皆早亡末娶薛氏故尚書郎直龍圖

閭紳之女封延安郡君子男二人長元素蚤夭次士彥太常寺太祝五女皆幼公薨後若干日得十二月某甲子歸葬于鄧州某里祔于先塋謹具歷官行事如右伏惟采擇而加纂述焉謹狀

彭城集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彭城集卷三十五

宋 劉攽 撰

行狀

故朝散大夫給事中集賢院學士權判南京留司

御史臺劉公行狀

曾祖贈大理評事祖皇任尚書工部員外郎判三司都

磨勘司累贈戶部尚書考皇任益州路轉運使尚書主

客郎中累贈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公字某尚書中子天性明徹淵粹自為童子有老成人量初學進士詞賦已為人傳誦稱道之至年十五乃更習為古文讀書心悟理解志氣開發日增月益河江委注不可丈尺斗斛校也其十七歲所著撰至今存者尚多自兩漢之後豪傑之士所為文章雖皆以理為主偏局所見致遠則不通又其論五經皆欲明王道而惑於曲說駁雜昏亂不能自解聖人之道不明及公為之正德性別仁智舉中庸

明天命係達理遂交貫旁暢愈深愈遠未嘗一蹟焉嘗論曰荀子不知性揚子不知命韓子不知道荀子言人性惡則善無所起揚子畏死而投閣韓子汲汲求用於時以不得出王公大人之門為已憂是三子其盛者也而其敝至是況其下者乎至說春秋其所發明尤多論宋襄公事或以為文王之戰不過或以譏不能鼓儳敵公以為文王之事亦當內治其國家外信於諸侯何嘗不治不信而強爭之既爭而輕棄已民其猶足稱之

仁且智乎凡公之言大約反其本正己而物正者也書公子季友卒三傳皆以為賢公以謂季友之賢因其有事而著之今卒而書季者蓋自是世季氏也公之論春秋如此自前世鉅儒宿學皆所不至概舉二者可以類知焉為三傳權衡解駮三家嫰惡毫髮無得以形遁者慶歷初有司更正貢士令士不從學官者州郡勿舉舅氏王源叔以書招公來太學公答不可曰焉有伯夷孟軻段干木之儔而自致博士弟子乎其後此令亦廢闕

不用公舉進士慶歷六年三月御試選為第一會內凡翰林學士承旨王公堯臣時為編排官以嫌自列編排者用考試官所定等第受成事而甲乙之耳誠無預於與奪可無嫌也王公固辭之上不得已以為第二拜大理評事通判蔡州事吳正肅公育舊聞公之賢傾遲之及罷政事守蔡得公歡甚事無大小皆聽公州以清靜與公日賦詩飲酒為樂蔡人傳以為盛事蔡州十縣五居高仰地轉運使符郡變民諸穀悉以粳糯充賦皆市

於旁縣以輸官民益困急會詔書問可以寬民力者公上疏陳其弊因言方今用不足盡如古難宜勅轉運使必不得已折變毋變其所無與不可得則民雖病不困事頗施行八年十一月丁先公憂去官皇祐三年二月服除還為大理評事召試學士院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是時方議定大樂天子使中貴人參其事公諫以謂王事莫重於樂今材學滿朝辯論有餘足以增朝廷之光而顧使若趙談者居間臣恐為袁盎笑也明年同判

登聞鼓院改判吏部南曹南曹兼考功事於是夏丞相竦將葬故事考功當請謚太常集百官議之上以舊恩特賜竦謚曰文正不復關有司公上奏請收還詔書更屬有司得以公議之因陳竦備位將相無正直聲陛下不當侵臣等官而假人以寵書三上上嘉公守正為改謚曰文莊八月權判三司開拆司從徙他部亦未離南曹也儂智高亂嶺南樞密副使狄青宣撫四路而朝議不為置副或曰使中官副之公聞遽上奏曰狄青起於

行伍而列樞近權兵而出宜得正固幹略之臣參共其事今不置副置副而用中人皆不可秦州與羌人爭古渭州上以問左右棄之存之孰利公時從三司奏事聞之上奏獨請棄之以謂假命新城足以蔽秦州長無羌人之虞雖傾國守之可也不然地形便利賊能乘之以擾邊圉雖傾國爭之可也今何所重輕而糜國財困民力捐士卒之命以貪咫尺之地而有棄明信規小利之名使其有以窺中國非計也時議者不同竟留之秦州

坐是應接多事財用匱竭矣五年四月遷權三司度支判官始解南曹賜緋衣銀魚至和元年正月張貴妃薨追號溫成皇后有獻議求為立忌日禮官請對不許公奏言太祖以來后廟四室猶不立忌柰何以溫成私昵之愛而變古越禮恐祖宗神靈不樂於此上乃止八月同修起居注居一月召試起拜右正言知制誥賜紫金魚袋權同判吏部流內銓初陳丞相以公不附已論議不能右公唯天子察公忠直數得公奏議閱納無疑故

亟用公知制誥陳丞相以修注未一月為言上不聽曰
此豈計官資日月邪公謝曰上又面諭曰外間事不便
有所聞當一一語朕矣無幾何朝廷從禮院有所詢問
禮生擅發印狀以報禮官莫知知禮院事吳充謫罰禮
生而坐以出官公奏以為朝廷久安吏習因循百司庶
府苟且已甚稍激厲振職未知如何而使充以此得罪
豈不傷事害政也請追止前命已而修起居注馮京復
以言事奪職公因奏事上謂公曰吳充乃是振職馮京

意亦無他中書惡其太直不與含容耳公奏言自古唯有人主不能容受直言或致竄謫臣下今則不然上意慈仁好諫而中書不務將順聖德之美排逐言者乃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必且感動陰陽有風霧日食地震之異居五日地果震鎮戎軍而都下雪後累日昏霾太陽色黄濁晷皆如公言公又密勸上收擥威權無使聰明蔽塞法令不行以消伏災變上深納之時親睦宅方築神御殿天寒休役公建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廟

不可設於私家所以明一統也今神御若於禮爲可則不宜以人勞斁作若不中禮則遂止之何權罷也廟事遂寢宦官石全彬縁葬温成皇后賞勞除宫苑使領利州觀察使全彬不厭後三日後换正除利州觀察使公封還詞頭上言全彬閨闥之臣如此姑息有權勢重於全彬者何以待之事竟得止二年兩制諸公多求補郡者公上疏論邪臣正臣進退之分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願陛下參伍觀之吕溱蔡襄歐陽

修賈黯韓絳皆有直質無流心論議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誠不宜許其外補使四方有以窺朝廷啓姦幸之心上悟乃留歐陽修等不行八月假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充北朝皇太后生辰國信使契丹遣其臣馬祐求迓行自幽州東北入古北口更長興白隰山路詰曲繚繞或折而西南行千餘里乃出山至柳河公問祐曰自松亭直北趨柳河徑易不數日至中京何不行此敵人本欲以山路迂回使中國信其阻遠常祕諱之不使漢

使知及得公問驚謝曰實然然自通好以來置驛如此不敢改也祐復問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食虎豹人以為山神此何名也公曰以其所聞駮也其狀如白馬黑尾鋸牙音如鼓衲桓迎日而馳為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祐釋然相視喜曰真是也前此者漢使往或以輕肆不為敵人所重又有畏懦拘守約束惴惴不敢蹉跌者獨公坦懷意氣自若敵人畏服加禮焉二年三月王文安公遷參知政事公自列親嫌求知揚州詔許之初狄

青自南伐歸為樞密使京城小民聞青驟貴相與推說誦詠其材武青每出入輒聚觀之至壅路不得行上自正月不豫青益為都人所指目公憂之會將赴揚州辭行見上因言陛下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始終今外說紛紛雖不足信要當使無後憂寧負青無使負國家上頷之曰可語中書公過見三丞相謂曰向者天下有可大憂者又有可大疑者今上體復平大憂去矣而大疑者尚存具以青事告之丞相應對唯唯公既至官拜表又

徧遺公卿書汲黯之忠不難於淮陽而眷眷于於李息朝廷皆知為青發也至八月京師大小青避水徙家相國寺坐殿上都下喧然執政聞之始懼以熟狀出青判陳州先是有彗星見青去之夕而彗沒自皇祐末有日食之變公嘗獻救日論三篇備言所以防姦禦變之術青見而惡之謂所親曰劉舍人以此洗滌青邪公之建言或以為過計及後乃大服云揚州雷塘即漢江都之雷陂也舊屬民自唐以來耕種其中往數十歲官取蓄

水以備漕運舊田主二十六家皆奪業失職官始議以他田償之竟無與也然塘亦破决不修漕運未嘗賴此發運使因以假揚州種稻而舊田主二百餘口皆饑寒縣官莫省及公至持太和年契書詣府自訟公即判還之發運使猶以漕運事動朝廷靳留之公用種稻事證明其無用朝廷乃聽公杜公丞相衍致仕居南都聞之喜曰真良太守矣九月恭謝天地改元嘉祐進公朝散大夫封宣縣開國男天長富人陳乙殺人捕得賕縣吏

脱已而以誣王甲甲貧弱不能自明遂受誣因至府公察之心知其冤而因畏吏不敢言公以委户曹杜誘使精意鞫之誘不能有所反而獄益傅致證左牢不可破將論因公親訊之因得公語言知其能為己直也乃敢告冤果陳氏殺人遠近傳以為神明年四月還起居舍人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公初治揚前守攷苛吏民不安公以寬簡拊之而民大和及至鄆鄆比易守攷事不治市邑攘奪公行不禁訟或累月不決公撥遣簿

書決平獄訟不數日則已無事乃更約束明賞罰下吏奔走承命月餘境內正清盜賊屏息使客行壽張道中遺錢一囊人不敢取以告耆長長為守視頃之客還取得之又有暮遺物市中者旦往取故在其所先是西路久旱麥不登鄆州尤多蝗蟲公入境而雨至州數日蝗自出境亡去歲以有年居鄆五月召還朝糾察在京刑獄充宗正司修玉牒官四年正月同權知賢舉是歲始更貢士令奏名者才二百人其罷黜者雖多莫有不服

者至有爲賦以頌得人上例賜近臣墨守公得稽古二字時論榮之楊佐判都水監請鑿京北孟陽河盛冬興役死者數百人又壊民廬舍發掘丘墓百五十餘所而河訖不成百姓遮牢相自訴執政乃收檢計工役官匠屬吏因呼冤不承獄久不決公奏理之曰佐始相度此河使生者勞敝死者暴露百姓怨痛謗議沸騰皆佐爲之令置佐不問而專罪餘人不合人情求以佐爲首會有詔疏獄一槩解縱不問是時士大夫稍矜虛名每得

官輒讓衆亦予其恬退之稱讓不失始利而得名益高
讓端無窮或四五讓至七八讓天子嘗優容之下至布
衣福州陳烈等初除吏亦讓賜之粟帛亦讓公以為此
皆挾偽求名要上迷衆其漸不可長乃建言諸讓官或
一讓或再讓或不得讓宜一以故事舊典為準以防未
亂是歲天子將親大祫於太廟丞相欲加上尊號公以
禮部兼領名表丞相請譔表辭公止之曰陛下自寶元
以來不受徽號至今且二十年天下之人咸知天子持

盈好讓今復加數字既不足盡聖德而前美並棄誠亦可惜願加深思富丞相不怡曰適已奏聞乃是上意欲爾不可止也公曰諾退謂子弟曰吾備位近臣當獻可替否寧得罪權門豈可使主上受虛名而棄實美耶遂上疏曰陛下尊號既已云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盡善極美矣復加大仁不足增光而曰至治有若自矜今百姓多困倉廩不實風俗未清賢不肖混淆獄訟繁多盜賊羣輩水旱繼有四夷雖粗定然本以重賂厚

利羈縻之非畏威慕義也未可謂至治然則讓而不居於聖德彌高矣臣謂陛下永執至道以當天心必有一謙四益之報增加數字未必發揚光輝而反累二十年昭升之美又入今歲以來頗有災異日食地震雨雷大雪飛蝗涌水傷害廣遠以理論之陛下寅畏天命正當深自抑損豈可於此時加上尊號昔伊尹戒商王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誠望陛下求諸道而已章凡四上天子得公奏顧侍臣曰

我意本謂當如此遂斷章表不受於是忤時相初郭后既以廢薨天子加恩追復其號而不許謚與祔廟且二十餘年至是禮官乃倡議請依禮祔郭后於廟朝議將許之公疏爭曰昔春秋之義夫人不薨於寢不赴於同盟不反哭於廟不言夫人不稱小君徒以禮不足故名號闕然郭后之廢雖云無大罪然亦既廢矣及其追復也許其號而不許其禮且二十餘年今一旦欲治以嫡后之儀致之於廟恐其未安於春秋也春秋之夫人於

彼三者一不備則不正其稱而郭后於三者無一焉而欲正其禮恐其未安於義也且傳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廢興之間固必有正不正之禮存焉今欲扶所廢以為正必將抑所興以為不正古者不二嫡萬世之後宗廟之禮豈臣子所當擅輕重哉謹案景祐詔書本不許郭氏祔廟議已決矣無為復紛紛以亂大禮宜令諸儒極其論難有詔並張泂奏狀重議泂論景祐詔書以謂追復郭后是人主意停止廟諡則執政所為公以議不

同不連章已而丞相召太常趣定議將以祫前升祔公聞之又上奏曰臣觀洞之言乃是曼辭飾說苟蔽前失以追復郭后則出於天子以停止廟謚則出於大臣共一詔書也而論之異同若不幸而此言傳於後且歸過君父虧損聖德此其一也且臣前奏最要切者以為廢興不兩立而人君無二嫡備萬世之後禮分不明也洞既不以此為辭若不幸朝廷過聽之是雖自以能訐上起廢為功而猶且陰逼母后妄瀆正禮此其二也顧并

下臣章令兩制詳議有詔是公議者乃止於是祫祭有日禮官建白請以孝章皇后以下四主享於别廟不升合食上重其事有詔兩制集議公與故宿等共上議曰案春秋傳曰大祫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國朝事宗廟且百有餘年至祫之日别廟后主皆升合食遵用以為典制此皆祖宗制節垂法以貽子孫者也未易輕改且行之已久祝嘏宗史即守以為常一旦輕議損益恐神靈不安亦未必當先帝意也傳曰祭從先祖如

其故使公以論列未盡又特上奏曰九經所載祫祭制度最明備者莫如春秋公羊傳自漢以下皆引為証所謂未毀廟者豈有帝后之限哉此乃國朝所以依緣循守行之且百年者也命羣臣不務推原春秋之法而獨引後儒疑近之說不務講求本朝之故而專倡異代難通之制不務將順主上廣孝之心而輕議宗廟久行之儀欲擯隔四后使億萬斯年永不得合食於先帝臣竊恨之昔貢禹議罷園廟匡衡議遷郊兆羣臣和之者非

一曰以為周公孔子復生不可得變元帝成帝信之然而通人未以為當既而皆悔之則無及矣夫宗廟之禮神明之位豈可使舉措數有後悔哉此自陛下所當留聖恩也初上春秋高朝議或有恐上勞拜起者而禮官承旨遂造此議上微聞之又得公章謂近臣曰朕初謂禮當然苟以拜起為煩吾猶能之何憚也遂手詔罷議蜀人龍昌期者著書傳經以詭僻炫衆至詆毀周公離用佛說擁弟子十數人至都文丞相薦諸朝以所著書

示兩制公與同列並奏昌期非聖不經請下益州毀棄板本事未行而昌期用薦賜五品服帛百疋中外疑駭公拜疏曰臣按昌期之書違古畔道所謂言偽而辨學非而博是王制之不聽而誅者也陛下哀其衰老未使服少正卯之刑則幸矣又何賞焉昔孔子作孝經非聖人者無法而朝廷顧多昌期之毀周公臣所不曉也且陛下使臣等議之臣等不敢不盡忠今置臣等之言而不用縱昌期之妄而不誅乃反褒以命服厚以重幣是

非貿亂沮勸顛倒使迷國之計行於側而非聖人之俗倡於下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伏乞追還詔書毋使有識之士窺朝廷淺深詞極切直昌期亦惶懼不敢受賜裝卸營卒桑達等數十人酗酒鬭呼指斥乘輿有司不之覺皇城使以旨捕送開封府推鞫案成棄達市公移府問所以不經審訊之由府報曰近例凡聖旨中書門下樞密院所鞫獄皆不慮問公曰此豈可行耶遂奏請自今一准定格樞密使以開封府有例不復論可否進呈

報公不行公爭之曰先帝仁聖欽恤以京師刑獄最煩故建糾察一司證審真偽自適以來每有大辟倍加精慎此則先帝不敢兼於庶獄庶慎惟有司之任今乃曲忤聖旨中書門下樞密院所鞫公事不復審察未見所以尊朝廷慎刑罰而適足啓府縣弛慢獄卒侵侮罪人銜冤不得告訴之弊又朝廷舊法不許用例破條今顧於刑獄極慎人命至重之際而廢條用例此臣所不喻也天子乃以公章下開封府著為令翰林學士韓絳上

言國朝官制未立如中書門下爲宰相職號令乃以近臣兼判兩省例已重諸如此類宜加裁定正其名體他官典領一用舊例百司常務多闕二府請擇重輕移付於下走吏章服與公卿不殊宜著爲等級臺閣省寺無所傳錄可依倣周禮唐六典著爲一書天子以爲可行召公與翰林胡宿受詔同詳定公以謂此帝王能事朝廷大務必將損益沿革成一朝之制不獨空言而已當得其人乃能成事前日朝廷欲正大樂先定律吕自景

祐至今近三十年而功不就今之所為又重於槊自非周召管蕭之才恐雖三十年亦未可望也凡再辭不許既受命公乃奏請未至局先條可改正裁損申明數事送中書門下參詳可否然後删定詔許焉未及上明年三月韓再奏趣行之公乃與胡公詣政事堂略條一二事諮丞相曰國家必欲興修官制勒成一經為後世法則宜先簡别條貫澄清流品使事事有法不然者虛列官府徒作空文無用也今且以數事言之如樞密院五

代以來始與中書對掌機務名體不正無甚於此尚書二十四司今為虛名官冗員衆蠹財害政即欲改正官制則當罷樞密院廢三司省郎官不治事者以前資散官處之可乎審刑院審官院羣牧司提舉司糾察司䖍衍於官皆當省還屬尚書九卿此裁損者也可乎唐制諫官史官隨宰相入立仗下唐制中書出制勅門下審之而後尚書出告身唐制學士下領外職舍人分判六曹皆美政也必欲申明官制無先於此者可乎當開元

時官有定員職有常守故李林甫之為六典也易然猶僅成一書耳卒之不能行也本朝隨事建官取便事而已有司奉法守職可矣苟不能爾恐雖成書猶且復廢宇文之周官唐之六典是也丞相久之度不能行曰然此誠難事業已行姑徐徐為之居月餘韓以中丞言事出知蔡州又數月公帥長安然胡公猶在朝而朝廷亦不復問官制云十月上親祫祭太廟禮畢公以加恩上騎都尉進封開國子初翰林侍讀學士呂溱自真定府

召還監司積與漆不平捕漆親吏按驗窮治得漆嘗借官麴作酒及以私貨往河東交易二罪漆先謫知舒州而後獄具大理寺約法漆乃未嘗受推法不當蔽罪自漆事起外議紛紛言漆有死罪十獨天子素知漆薄過不致於理奪漆侍讀分司南京而已公行制書具道上所以待漆意許漆自新上恩如此詔詞理當爾非有所左右也而自中丞知雜諫官御史爭上言漆罪大責輕公制詞不直天子察公無過以其章示公既而言漆者

終不息上厭甚不得已為不用赦再削一官他舍人命詞與公無異言者乃止御史吳中復嘗薦文學鄭叔熊於朝故事御史薦士無特授官者前數年觀文殿學士王公舉正嘗薦叔熊既不行矣已而執政以中復故乃更追用舉正前章除叔熊以官叔熊實以醫自名為中復治嬖妾有功中復故稱之公剌譏中復中復聞之恨甚又憾前詆欺不遂而公潔廉無私無可加誣者公前議郭后廟有語云上之廢郭后慮在宗廟社稷之際不

得不然耳中復即深文排詆析言搆語云此欲開導人
主廢后是許敬宗之倫中復既唱其端隨者翕然執攻
諸公雖知其不直然亦惡公數正言異已欲因事擠之
以御史章上將開陳其端緒冀人主意動則擬之矣而
上輙曰此豈可行勑封去之每上輙然至十餘章後日
有御史復上殿上逆謂之曰是又將言劉某耶此御史
實自欲言他事皇懼甚退更相告言諫官御史本亦承
望上旨雖數妄作不能不反顧已患既揣知上意即喋

齗不復言當是時非人主素知公公幾不免公為人亮直正固其處己明甚循理蹈義志之所充乃形於言不以纖毫異內外也又以為德性茍充則功名可遺學問茍明則文章不足事也其以待人亦推己意而同之然世俗方以夸嚴無實為成名虛譽崇飾為尚賢內不能自知則高自期待外以悅人則復以才能許人士之浮薄慕名者喜樂之與公異操故與世多不合其夫人嘗謂公曰人以君為傲宜有以接俗弭謗公曰吾何傲也

哉老者吾尊之少者吾賓之貴者吾嚴之賤者吾安之
自謂宜矣世俗之人又欲其足之隨之諂之狎之然則
是鄉原已吾不為也是時執政為上與太平復行王化
取其文致與周漢等隆而已士大夫知旨者趨讙附和
咸得顯仕公乃介然獨立上下交忤謗言益多執政滋
不悅公在西垣七年詔誥典重褒貶有體不可增損一
字為上尊號表時凡五請一謝不移時即具文嘗一日
有詔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宰相得旨即日待進公將上

馬遂不解帶援筆書之凡數千言詞意皆不同吏胥白
不暇往反才食頃執政皆驚視以爲所未嘗見吏有竊
言曰公乃以此見忌耳故事舍人遷翰林者皆以久次
執政不欲公在内每有闕輒置不用會永興軍闕守公
自請治之執政喜公之去疏奏即除翰林侍讀學士知
永興軍府事公謝曰臣本求永興不望侍讀不敢受詔
不許既行六日學士闕遂越用范鎮衆人爲公悧然公
之辭行面陳用將之術且言頃來邊吏頗以飲食傭役

得罪即令武吏多不顧臨邊如孫沔呂溱貴重有功名猶以此見廢設復有益舒魏尚之徒臣固知議者之不能容此乃馮唐所以疑漢文帝不能用頗牧也臣願陛下容邊臣瀾畧細過無督以微法又言馬軍都指揮使張茂實本周王乳母子嘗養宮中往年市人以狂言動茂實近者御史中丞韓絳又以傾宰相重揺人心臣謂要令兩善莫若解茂實兵權處以外郡於茂實不失富貴而朝廷得遠嫌疑上皆然之是後邊將遂無以酒食

坐者茂實頃之亦出知曹州公以十二月至雍部先是
關中比歲不登百姓流移長安尤甚公開倉廩賑乏絶
寛賦歛止逋責省傜役緩期會約束豪右毋敢固糴民
甚大錢數變法疑惑公使官吏俸錢一皆中給民因知
官不復變法矣事必當請者請而行之其餘則皆以便
宜曆置視事三日大雪盈尺雍人喜曰此公賜我數月
流民稍自歸明年大豐熟是時朝廷遣使均田欲以等
貧富以致頌聲上因公之西勑至部徐訪利害以聞於

是孫琳主均河中府及耀州召聚吏民暴露田間百姓相傳縣官且增賦稅所在斫伐桑柘關中囂然公遽上言方今災傷流移恐未可以均田願且召還孫琳別俟豐歲以安民心初琳以方田法步地千步為方以方度之誠使其㝡實無頗然但為能知田畝高下耳至于均稅之法以地肥瘠為差其勤力從事田畝修治者則賦重自若其惰窳不事事而田畝荒瘠者因獲減賦然此當以肥瘠言也吏非廉明用心不一或不能盡知田事

或挾私與奪上無由察也故均田之害人皆知之獨言事者樂其名公所以求待豐歲者惡斥言之耳琳之度田起自萬泉龍門此兩邑皆山田崎嶇二三百里間人以謂審如琳法非旬歲不可周徧也琳皆不出一月而奏畢功論者驚笑其謾會公奏至中書猶信琳言以公為不曉用琳章報公勑牓告民毋得殘桑柘而已頃之河中民果訴增減田稅不平凡數百戶七年四月遷禮部郎中九月大饗明堂進封彭城郡開國侯公與歐陽

公永叔相厚及歐陽參知政事嘗為丞相韓公言公所為不如謗者之言也久之韓公謝曰雖失之東隅可以收之桑榆乎歐陽曰公能如是大善將還公為翰林學士會上不豫事且寢八年四月英宗皇帝即位進吏部郎中公治長安豪猾斂手良民得職大姓范偉積產數巨萬冒武功縣令范祚為其祖偉所取信者持祚為令時黃勅耳偉家不徭役者五十年更西事調發下戶困敝而偉自若盜相祚墓以已祖母合葬之謾云祚繼室

也雷簡夫以處士登用能為文辭偉賂簡夫使為墓碑以信其偽偉因此出入公卿間持府縣短長數犯法至徒流輒以贖去長安人皆知偉罔冒畏偉不敢言吏受賕者輒為偉蔽匿公因事發之窮治偉伏罪長安中讙呼稱神明會大赦未斷而公去雍偉因謀反變前狀自後連五獄證逮四五百人展轉二年朝廷以委御史乃不得變而偉亦以更大赦杖之而已長安人恨之公在雍三年治聲四出巴蜀人皆願得公為守引領冀望或

相與至界上問使客劉公何時來是年公以疾自請八月召赴闕勾當三班院從判太常寺兼禮儀事上初即位有疾皇太后嘗臨朝上疾愈乃歸政適有小人言二宮不歡諫者或訐而過直公以謂當以義理從容感諷不可以口舌爭也是時方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公因陳前説曰舜至側微也堯越四岳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其孝友之德光於上下何謂孝友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辭氣明暢上竦體改

容知其以諷諫也左右屬聽者無不嗟喜動色即日傳其語於外既退王翰林謂公曰公直言至此乎慈壽聞之亦大喜治平元年四月公得驚眩疾數月不朝告且滿百日公求便郡養疾上謂執政曰劉某器識才學朝廷未見其比者雖病固當留乃復賜告嘗一日講畢上謂學士諸公曰曾見劉某否病今何如可往省之於是王范兩學士來見公道上語會内苑橙實初熟上使中貴人以五十枚賜公面問公起居所以慰撫甚厚公拜

表謝而病亦少間因自陳家貧復求補外上愴然許之
九月除知衛州換汝州郡久廢不治公召曹吏謂曰吾
以病來此汝無以吾病故習前態謾欺分毫黥罰汝吏
人素聞威名戰栗不敢犯已而更以吏事委屬僚時時
更改判畫舉大綱而已其所以賑饑窮省傜役誅鋤黠
惡方畧如舊吏皆竊言公病猶爾況不病耶二年十一
月上郊進封開國公三年四月遷右諫議大夫公謝曰
臣久病苟禄已無愧恥誠不敢復望遷秩重招譏議詔

不許公前後拜官未嘗輒讓唯初拜侍讀及除諫議辭之其誠心以謂所不宜處則不欲苟受之非以邀名也居無何召還闕公自陳病篤不能朝願罷學士治南臺許焉十一月改集賢院學士權判南京留司御史臺四年正月令上嗣位改給事中明年四月八日薨於位享年五十所著春秋傳十五卷春秋權衡十七卷春秋說例二卷春秋文權二卷春秋意林五卷弟子記五卷七經小傳五卷皆成書易外傳二十卷元滋九篇通古五

卷古風五卷皆未就文集若干卷公學問廣博無書不通自浮屠老子以及山經地志陰陽卜筮醫藥天文略皆究知大略求其意義合於聖人者而世人所謂善者亦不廢也嘗與呂溱濟叔同在禮部夜視填星指曰此於法當得土不然乃得女居數日使者來因言宮中兩夫人皆當就館呂相視笑數月果生兩公主又嘗齋太乙宮與内弟王欽臣夜語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甚明盛以吾觀之當有與於齊者歲餘英宗以齊州防禦使

入繼大統遂登大位云在長安時得三代時鍾鼎器皿數十皆有篆刻銘識文字奇古公按讀之因以考知前代制度用匜敦簠簋與前世學者所說不同其所言齊黄同晃亦書傳所不載也公珍惜之嘗曰我死子孫以此𡨋嘗我及病累年嘗使子弟誦書其側時閱古器以自適嘗歎曰我所著書皆聖人微旨而不及盡有成豈非天哉公與人交不求其備得一善則稱道之其推進者甚衆而與江休復鄰幾最善嘗曰鄰幾和而不流柔

而不犯當求之古人阮籍陶潛之倫也薦之於朝鄭幾所以騶用修起居注公有力焉又嘗稱賈直孺人或譏賈者公曰賈何必全美居今之世而勁直有守不阿貴位此其足以過人遠矣凡公論交如此及鄭幾死哭之慟曰唯君知我時歐陽永叔為誌墓石公為書之以致意焉梅堯臣聖俞與公親且舊既卒其家不能自存公哀之未有以助也聖俞嘗欲書程丞相神道碑病不果公為成之程氏喜餉白金五百兩公不發封盡以賻梅

氏公平生未嘗輕為人書銘特此二事以經營二友云

公兩娶武威倫氏皆侍御史贈某官程之女前夫人先

公十七年卒繼以女妹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定

國郊社掌座早死次奉世進士及第大理寺丞次當時

大理評事少子安上太常寺太祝女子三人長嫁大理

評事韓宗直二尚幼公於宗族賙給甚厚家事未嘗問

有無歳時朝廷行禮得以推恩輒以旁逮疎族先人有

田在蘇州公未嘗取一粒皆以畀内外親屬及其終家

無餘財公既歿朝廷推恩以兩子孫望旦皆為將作監主簿又除族子安世試將作監主簿安世父敦坐法墮官公常憐之雅意欲官其子故諸孤以安世名聞所以成公意也某年少公四歲及某能讀書則公學問成立矣故某所學所聞資取於公而公志之所存某竊預焉公於某友愛天至嘗曰唯得兄弟可以忘我病公不幸至於大故哀痛感慕無心以處豈復能詳記其徽美耶日月有期將以來歲某月從祔於先公誠冀自託於大

賢君子垂名無疆而懼他人聞見之不詳且世俗之多諸惡不敢盡也故自抑推割而纂述其大槩唯執事憫憐而賜纂述焉謹狀

彭城集卷三十五

彭城集卷三十六

宋 劉攽 撰

神道碑

宋故中大夫守光禄卿分司西京上柱國河東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戸賜紫金魚袋薛公神道碑

公諱頍字彦回姓薛氏河東萬泉人曽祖憲唐昭應縣

令祖筠裕州別駕別駕初以明經舉于時劉繼元盜有河東太宗親征圍太原別駕君踰城歸國天子嘉之置之丹州後以公貴贈吏部侍郎案文詮次不及公初學其父疑有闕禮以明二禮從鄉貢一舉中第為試祕書省校書郎嘉州司戶參軍官滿入見太宗有所詔問應對稱旨擢拜將作監丞監華州酒稅籍田覃恩遷著作佐郎知河南府伊闕縣府薦以為知銘參軍事受詔案視夔峽二十五州刑獄疏滌沈繫讞理撓屈遠人悅之還朝遷太守

左贊善大夫出知雲安軍章聖皇帝即位遷殿中丞徙
渝州閬州轉國子博士政事寬簡吏民便安詔書褒美
之王均盜亂益州其黨奄至閬中州久不為攻戰備士
卒皆不知兵公乃遣吏以禍福諭賊賊為引去天子以
璽書奬勞會丁內憂既除服授三司鹽鐵判官河北屯
軍日久軍食馬芻費用益廣三司求自用所知材幹人
經畫督趣有詔許之公行頃之邊備贍足遷為尚書虞
部員外郎夔峽路轉運使開倉賑廩饑人間出己錢為

粥飯以繼之人得以接新無餓者復夔州于舊城民皆去險阸就平地居連受詔書嘉獎陳進寇暴廣南命公同勾當東西兩路轉運司事賊平遷金部員外郎充河東路轉運使賜紫衣金魚官市糴糧草取鹽礬高其估以強民民益厭苦之公始奏平其直人至于今賴焉天子祀后土汾陰徙公為陝西轉運使遷司封員外郎大駕所次六師百官浩穰成都公供給如法而辦祀事畢超遷度支郎中河中府駕河為浮橋每歲大水輒為橋

患沒中潬則連舟為絕公受詔計議鈌西北岸為支渠以泄怒水因以溉旁舄鹵地皆為良田橋用無患者久之其後議者謂河決溢自此渠始遂窒塞渠前此二年水盛至中潬橋無遺餘人皆思公不已公興利除害所以施當時而濟後世平居或莫見其迹及有所改移驟廢失舊然後知公初議為是類如此橋云公自陝西徙河北遷司封郎中徙知河陽更揚州杭州將築捍江提以禦濤水遷公太僕少卿知杭州商工屬役詔與轉運

副使王贄同之堤既完立而州治亦無事民訟益稀少數以獄空聞上遷光禄少卿知徐州改少府監知江寧府拜右諫議大夫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仁宗即位遷給事中從南京未幾自請治偏郡遂徙耀州縣人李氏豪富無頼為盜賊槖橐聚集惡少年數十百人相與為社號曰没命民有吉凶聚會即羣往責其飲食倨坐席端意氣自若醉飽乃去得會人語言與已忤則乘氣呼讙忿爭推次一人裝如死囚就刑狀極力死鬬殺

傷人捕得獨以一身兼物衆人罪邑里患而畏之無如之何則相與迎容善視之前後且十年人無敢言者公如之遣吏捕李氏窮治會大赦公不肯釋以事上聞詔減死一等流海島其支黨皆黥為兵郡人以寧二年公以老自請授光祿卿分司西京天聖三年七月十五日終於家年七十三夫人張氏安氏皆早死再娶安氏封武威郡君生男一人曰寘終衛尉寺丞女子四人長嫁殿中丞許怡次嫁大理寺丞陳蘊古最幼嫁司勲郎中

陳禜古其一早死孫三人同為華州渭南縣主簿其次曰周曰向公以天聖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葬京兆府萬年縣龍首鄉靖恭里予孫因家於京兆後三十七歲周為駕部員外郎致仕向為主客郎中陝西轉運副使兄弟皆材敏有聲當世駕部君夷曠恬謐遂以中歲謝事不仕而主客君尤達於吏道精心慎事繼以不懈其在陝西創法興利通鹽之饒益市蕃馬馬之來者充足國用皆予善價而省費以千萬數朝廷倚用士大夫皆稱

之曰光禄卿之風節信可謂有後矣他日兩君以書告曰王父事迹著於三朝天子未嘗不褒顯而稱道之歲久墓碑不立惟不肖不能明白有善而不知懼爲祖考羞謹使郡人河東路提點刑獄都官郎中毋沆狀其官閥事業顧有録也以期不朽予既次叙其語乃爲銘曰薛受始封奚仲車正湯歸大坰左相作命歷夏逮商爰洎有周長滕齒任見於春秋我稱其人亦曰有以惟世有賢樂道其始光禄之初禮樂實明資以爲政赫其有

聲天子汝嘉賜之璽書匪徒有言亟拜亟除其進靡退其施靡悔惟其全能適與世會乃躋諫臣遂給事中歸老以卿分司洛宫公于不遂其久而振慶善攸鍾乃付厥孫公葬萬年三十七歲宰木森然肇新隆碣祖善弗忘惟孫子賢作銘維何以著紹先

墓表

尚書駕部員外郎曹君墓表

君姓曹氏名憲字正叔其先趙人君少通三禮未冠學

者從之常數十性温厚踈財尚氣節材武善射嘗行道遇盜劫張弓誓之植梃路旁叱盜視我一發仆梃羣盜驚走契丹犯邊至趙郡君自田間載穀粟入保郡城虜衆攻之君轉戰行間丁壯多傷君棄穀車載傷者遂皆免咸平三年以三禮舉中第調大名府宗安縣主簿父憂去終喪調正定府司法吏德州安德主簿開州開江令蜀入疾病不知醫藥療治祠鬼神求佑助而已君為出私錢市藥劑有病者輒遣吏烹煎臨飲之民初強從

既稍有瘳全活者十七八於是閒人始知信醫藥云真
宗皇帝擇選人可為職事官者君應選擇為澶州觀察
推官其治以廉幹聞監司交薦之拜大理寺丞監冀州
清酒課最遷太子中舍知祁州鼓城縣事改殿中丞母
憂去廬於墓側負土為墳手植松梓服闋知正定府真
定縣事君從弟利用為樞密使兼侍中侍權當朝將行
君為侍中言思止足計不能用君至真定二年侍中竟
以罪貶君亦坐左遷監黄州團風鎮稅侍中思君言未

嘗不泣下先侍中貴盛時親故多藉其勢以得寵榮及
其竄逐衆知其寃莫有言者君獨數上書為之辨雪人
以是稱之明道初君復官知筠州新昌縣事遷國子博
士汎恩改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陳州事轉比部徙鄂
州遂以駕部員外郎致仕居於宛丘凡九年以壽終享
年八十六先一歲自卜墓地於宛丘縣友於鄉潘仁里
葬馬君兩娶皆孫氏後夫人封壽先縣君進封樂安四
男子長曰沖舉進士早卒次曰振今為比部員外郎通

判亳州次曰抗亦舉進士次曰握以子貴累贈刑部侍郎夫人封萬年縣太君祖諱貴左侍禁父諱珣太子中允贈職方郎中始君之貳陳州政事見紀于民至今稱之而子孫遂為陳人比部君欲振揭遺美表而銘之使鄉人過而知加禮至於後世不忘也亟使來請乃為銘曰

昔君官陳民頌其美君亦愛之去其鄉里告老來歸遂為陳人實有田廬處其子孫眉壽永年致政逮从爰歸

其藏曰君所有惟君可紀民所能識勒銘表功載之來裔

林氏母黃氏夫人墓表

林氏有賢母曰黃夫人涇縣主簿編校集賢院書籍希之祖母也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槩之母也屯田郎諱某之妻也夫人家世福清人與林氏同縣夫人之歸舅姑皆亡恚又逮事祖姑夫人致養三人者動身從事柔順聽服生竭其力沒盡其哀訓諸娣朝夕無怠宗族稱之

曰孝婦夫人從夫仕宦登朝累封嘉興天長二縣君其子以文學成名復顯於朝既于夭死夫人無他男未幾夫復病終諸孫藐然林氏殆將絶夫人悲哀感憂以禮自衛綱紀其門戸屹然不替州閭號之曰烈妻夫人葬兩世於吳郡攜諸孫容居於吳旁無支親授助粗衣惡食豪據甓蓄以至於有田畝屋廬耕穫休息以供祭祀而待寒暑備饑乏者胥如志也訓誨諸孫以嚴濟慈不十年間爲進士而成名以禄爲養者四人士大夫於是

傳爲賢母云自夫人以十八嫁歸若干年林氏盛衰三變緊夫人是賴其所成就詩史所稱不能過也治平四年夫人年七十七正月癸丑沒於京師涇縣持其喪還吳祔葬祖墓立石以為表請銘於彭城劉某於是敘所聞而記之涇縣執書泣曰昔希高祖妣夫人所逮事祖姑也年九十三將終以鬒與夫人曰此吾髮所爲也憐爾勤孝以是畀汝且無忘我夫人服之五十餘年及曾祖祖妣年皆八十餘樂其鄉里不願離也故祖父三爲

南州從事且二十年夫人助其孝養一飧未嘗不躬饎爨先人始能學夜誦書不休夫人自起滅燈既而曰吾憐之乃當成其志自是夜輒治絲枲其旁其始居吳門庭謹甚里巷外事邈然若無聞歲久吳人服而化之希始為福州懷安縣主簿迎太夫人南歸夫人召內外宗族盡散其裝齎周賜予之曰吾老矣以是為決為衣兩襲曰吾死以是殮過是不復侈長一物夫人始終林氏上下六世見曾孫焉其所以維持左右莫不有常法度

夫子之言之也希心戚戚焉意之至者語必重複故希顧有所益也予曰諾著以為後訦則前語因明白矣夫人考諱某王氏據閩時以為著作佐郎不從及吳越以福州歸天子詔遣使者發閩士人歸京緬皇考與林氏曾祖俱逃山谷聞天下既平兩家始還歸而通婚姻夫人之孫某為某官某為某官某為某官某舉進士并沒縣為六人某曾孫若干人其葬實某月日甲子銘曰夫人稱孝子于姑氏後其所慈維曾孫子有棘有否復

振復起六世一身身終有喜喜也無憾黃髪兒齒孝孫孔多宜爾世祀林氏葬吳從龜從筮夫人命之合祔于此

彭城集卷三十六